

夕映紫琅湖
◎罗锐

南通地铁，通向春天

◎王蝶飞

南通地铁一号线，如一条巨龙横卧江海大地。龙头，镶在通州区平潮镇，躺在通扬运河西岸。那轨道像是岁月的琴弦，奏响通向春天的乐章。

我随人流由西往东，乘地铁穿越濠河，感受江海南通的速度与激情。

到达紫琅湖站点的瞬间，我似乎听到了扬子江的涛声，那是，一阙流转千年的乐曲，汹涌奔放。从当年的小渔村唱响，沿时光隧道，一路飘来。

列车飞驰，在和时间赛跑。眼前，一群凝固的雕像，生动形象，多情自然。

有人在沉思，我在想象。涛声，何能在头顶飞扬？那是穿梭地下的春风，吹暖了城市乡村的每一个梦。那些年木轮车碾过的辙痕，正在钢轨上抽出新芽。雨燕衔着通吕运河的靓影，把整个春天装点成隧道里呼啸的项链。

表嫂的鸡蛋

◎文娟

得知我回老家，表嫂早等候在十字路口。一年不见，表嫂发更白、背更驼，瘦小的样子，不如身旁那个泡沫箱子板正。

当年，表嫂一嫁入表哥家门，就让表哥去村小旁开了爿小店，她则开始养鸡，一大群一大群养，等一窝窝鸡蛋下来，表嫂把鸡蛋煨成五香味，拿去表哥店里卖。她舍不得吃鸡蛋，哪怕是坐月子。

表嫂一前一后生养了两胎，都是儿子，两个儿子倒是从小吃鸡蛋，天天吃，顿顿吃。也许是鸡蛋的作用，两个儿子发育特别好，头脑特活络。大儿子20岁出头就出国闯荡，数年后归来，摇身一变，成为行业佼佼者，带领弟弟成立自己的团队，不仅率先在县城买房子，还在村里翻盖了小洋楼。那时，村小已被合并，表哥小店像一粒沙尘，被历史洪流冲刷得荡然无存。村人纷纷离开故土，出外谋生。表嫂哪儿也不去，只指挥表哥去儿子公司，名曰后勤，实则伙夫。她自己依旧种地养鸡，得空就去儿子家，叮嘱孙子孙女吃鸡蛋。在表嫂看来，鸡蛋是世界上最富营养的食物。也许又是鸡蛋的作用，表嫂孙辈聪明伶俐，学习成绩名列前茅，都是名牌高中连着名牌大学。念到哪儿表嫂就把鸡蛋送到哪儿，孙子高三时，表嫂隔三岔五送鸡蛋，不但孙子同学沾光，学校门卫也沾光。表嫂也动过给老师送鸡蛋的心思，被孙子竭力阻止才罢休。

孙女去南京念大学后，表嫂千思万虑，电瓶车万万够不

上了，长途客车又怕迷路，只得以从未去过南京为由请求儿子儿媳，儿子儿媳郑重告慰，孙女啥都不缺，南京啥都有。可表嫂坚持认为市面上鸡蛋不正宗，何况大城市，找个正宗土鸡蛋难如登天。幸好，村里有卖保险的组织南京一日游，表嫂乖乖掏出一万元，凑了份小保险。表嫂使出浑身解数，溏心蛋、白水蛋、茶叶蛋、酱香蛋，为延长保质期，还腌制了出油的咸鸡蛋。大学大学不就大嘛，里面同学不就多嘛，少带的话不就跌孙女面子了嘛。游伴们热心，争着抢着扛鸡蛋；大巴司机热心，特意绕道。当这支堪称浩荡的鸡蛋大军开到校门口，恋爱中的孙女无论如何不肯露脸，直怪表嫂添乱子惹笑话。表嫂没法，低声下气保证，绝对不会第二次，孙女才派泼辣的同学出面，了结了此事。

表嫂根本没把此事当回事，一派“莫愁前路无知己”的状态。事实也如此，孙女大学毕业时带回了男朋友，该男朋友虽土生土长于皇城根，却是既接地气又善解人意，品尝过表嫂亲自侍弄的炒鸡蛋、炖鸡蛋、油煎蛋后，说要收购表嫂的鸡蛋，有多少要多少，多多益善。表嫂既紧张又兴奋，巴不得鸡婆们加班加点生鸡蛋，一天生几窝，一窝一大堆。无奈鸡婆们不急，依旧不紧不慢踱方步，不紧不慢打咯咯，该生时认认真真生一个，顶多客客气气下个双黄蛋。眼看孙女男朋友归期将至，表嫂终于想出法子——问同样养鸡的村人

买呀！村人弄明白表嫂的意图，浑身得劲，这是好事啊，只管拿，不谈钱！表嫂想想也行，算借吧，日后慢慢还吧，用鸡蛋还鸡蛋。至于北京那边，表嫂绝不允许提“钱”字。

去年，表嫂儿子把公司发展到了上海，并在浦东购买了住宅，目的是为被华为集团上海分公司聘用的孙子助力。于是，表嫂又多了份使命感，给上海送鸡蛋。

表嫂不光给子女送鸡蛋，离开故土的亲友，照样送。

表哥是我母亲的娘家大侄，从小在我母亲背上长大，感情相当深厚。表哥结婚时，缺少像样的婚服，母亲拿省吃俭用的积蓄买了件卡其布中山装。为此，表嫂也念念不忘。20世纪80年代初，我们全家移居城市，分别那天，表嫂红了眼眶。那时交通不便，来去确有难度，甚至几年才跑一趟。每次回去，表嫂总是拉我们去她家吃鸡蛋，返程时，鸡蛋装了又装。后来母亲去世，表嫂搂着我说：“娘不在了，在的人要继续来往啊，有机会回去一定要告诉我一声。”

这次回老家，我也是事先告知了表嫂，只是有事缠身，不敢逗留。

表嫂仔仔细细看看我，说长胖了。又赶紧说胖一点才好，不老相。然后用力抱起泡沫箱，朝我车厢塞。我晓得里面装着鸡蛋，是表嫂的鸡蛋。

后视镜里，表嫂在拼命挥手。忽猜想，表嫂的眼眶是不是又红了？

紫琅诗会

庭院的春天

◎杨谔



清明前两天我们就回到了启东老宅。回去前妻子制订了一个周密的打理老宅庭院计划：芟除芜秽，栽种蔬菜。

记得上次离开老宅时我们还满院子寻找荠菜，这次回来庭院已成了荠菜的“海”。它们个个头顶小白花，茎干上长满了爱心状的英，犹如古战场上挥舞着狼牙棒的士兵，密密匝匝。紧挨着南部围墙的梨树花已掉落了大半，剩下的已由喧闹转为沉静，酷似稍经世事的少妇，别有一番风韵。黄桃的花开得热闹，仿佛一朵朵粉色的云，树根旁有蛀屑无数，分明是开始衰老的象征，这一季的花或许是它们最后一次奉献。年轻的紫藤毫不顾及黄桃的感受，一咕噜一咕噜地摇曳在东风里，花瓣展开时好像还伴有“咝咝”的吟唱。

当柔和的朝阳把蛋黄色的光洒向庭院，鸟雀呼晴，小狗也兴奋地起了个大早，东嗅西嗅，忙个不停，很有兴味地把几粒掉落的小金橘叼起又扔下，扔下又叼起。伏地的苜蓿一蓬又一蓬，沿阶而生，给庭院围上了一条缀金的翠巾；山茶深红色的花瓣洒了一地，上面的露水犹如细密的汗珠。“朝饮木兰之坠露兮，夕餐秋菊之落英”，这花瓣上的露水还留有山茶昨晚的香气吗？山茶旁原有一株垂丝海棠，去年忽生变异，继而枯死。红梅的花儿早已落尽，化作了春泥；紫荆花事正盛；屋角有两株芭蕉，垂头丧气的枯叶间伸出了两片绿叶，仿佛冬天贪睡的顽童刚刚醒来时从被窝里探出的那颗机灵的小脑袋。“沉舟侧畔千帆过，病树前头万木春。”人和物无论贵贱，个体的消长丝毫不影响日月盈昃、寒来暑往、果珍李柰以及鳞潜羽翔。

后院白色的围墙上爬满了野蔷薇，花苞累累，预示着一场盛大的花展即将开幕；高大的水杉树枝头缀满细叶，要不了几天就会浓荫蔽日。后院的地面上满是落叶，这里是酢浆草的世界，繁殖力极强的繁缕都不是它的对手。偶见几棵蒲公英，细长挺直的脖子顶着黄白色的花冠，或者一个好看的绒球；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野百合，孤独委屈地依偎在墙角；去年被人不小心铲去的菊花，这回在水杉树下找到了一小块栖身之地，矮小但不屈的身姿仿佛在向世人宣告：在屈原心里象征着高洁人格和纯洁心灵的它不会轻易离场！“惟兹佩之可贵兮，委厥美而历兹。芳菲菲而难亏兮，芳至今犹未沫。和调度以自娱兮，聊浮游而求女。及余饰之方壮兮，周流观乎上下。”十多年前，北京诗人漆雕世彩建议我多读《离骚》，言可因此而“小天下”。多少年过去了，《离骚》已读过多遍，天下仍如许大，且不可小之。屈原人格之标高足为我辈一生之范式，能得什一，则真可“小天下之人”矣。

诸多草木中，我最钟情的是屋西侧那一小片竹林。十年前从小舅舅家移栽了几棵，今已成园。东晋王徽之爱竹，曾说“何可一日无此君”；北宋苏东坡爱竹，曾说“不可居无竹，宁可食无肉”。我也爱竹，自问出于天性，最有力的证据是少儿时常“沉溺”于外公家竹林终日。今次见多日不雨，便用小水泵往竹园里灌水。人形容新生事物成长迅速为“雨后春笋”，遂有一痴想油然而生——

灌水前，我测量了3根竹笋在泥面以上的高度，分别为：10厘米、10.5厘米、4.5厘米。当天气温为7℃—17℃。

第二天同一时间，我再次测量了这3根竹笋的高度，依次为：12.6厘米、13.5厘米、6.7厘米。气温与前一天相当。比之前一天，三根竹笋分别长高了2.6厘米、3厘米、2.2厘米。

我把测得的数据告诉给一位前来指导妻子开垦种植的亲戚，亲戚说：“这块地如果肥一点，气温再高一点，竹笋会长得更快更粗。毕竟时令到了，生长是谁也挡不住的。”